

编者 深入保亭腹地采风，并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和视角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挖掘保亭的风物人情。

人生况味

爷爷的宠物

■ 汤飞

爷爷从裤包里掏出一块钱，让我去村里的小商店买根火腿肠。倘在平日，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夺过钱撒腿而去，可此刻心中却无半分高兴。因为美味的火腿肠并非犒劳我的，而是那只可恶小猫的口中食！

此猫作为救世主驾临我家，爷爷为之豪掷数十元的转会费。虽然无神论者从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，但对于正遭受群鼠欺凌的人家而言，一只勇猛的猫咪绝对是大救星。它除了头顶有一抹灰色之外通体白色，萌得无法无天。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小崽子，在得知要喂它火腿肠之前。

白猫来我家时刚断奶。爷爷调了奶粉，装在奶瓶里喂它。猫咪茁壮成长，为改善伙食，爷爷又打算喂它火腿肠，这可是我和藕妹难得一尝的高级食品。

爷爷剥去火腿肠的封皮，折一半给小猫。只见它慢吞吞地凑上去，闻一闻，又警惕地瞄望四周，确定无人无狗亦无猫与之争抢后才小口小口地咬食。瞧它那悠闲嘚瑟的文艺范儿，一旁的我直恨得牙痒痒。

爷爷的宠爱很快得到了回报——夜间的阁楼再不是老鼠们的菜市场，肥老鼠遇上精壮猫咪，自然有来无回。我们都爱这只业务能力强、外貌超漂亮的家庭成员，爷爷一到家便叫唤它，抱着喵星人的头亲上一口，并常常带回一块猪肺奖励功臣。

遗憾的是，其乐融融的日子未能永远持续。某日，家中院里久不见猫咪身影，大家急忙四下寻找，毫无踪迹。此后数日，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，爷爷甚至到邻村去打听，仍旧无果。日子一长，希望渺茫，满心期待终究没有变成奇迹。

当有齿鼠辈又开始猖狂时，另一只灰色的猫如神兵天降，继续白猫未竟之事业。乡下人家，猫治内患，狗御外“敌”。我们安了内立即攘外，从远亲家引进一只中华田园犬，因全身白毛而得名“小白”。爷爷延续爱猫的传统，喂了它许多腌制肉，小白的四肢“长拐了”，只得按照医生的叮嘱，在狗食里添加钙片。成年后的小白健壮灵动，体格明显好过其它同类型犬只，忠心耿耿地看家护院，深得我们的欢心。

十年前的劳动节，爷爷从姑姥爷家带回一只小型宠物狗。品种并不纯正，狗毛色纹如同奶牛，因而为之取名奶牛。它比小白更聪明，会开门、剥花生，卖萌献媚，讨人喜欢，还会跟在小白身后装腔作势。不过，它知道小白的大哥地位无从撼动，所以安安分分地扮演好小弟的角色。每当爷爷在厨房切肉的时候，它俩总会一前一后地闻香而往，小白安静地坐在爷爷腿边，眼巴巴望着他的手，奶奶则心急如焚地跳来跳去。爷爷必定会呵呵一笑，分别喂一块肉，并说“够了够了”。我们的剩饭都是它们的正餐，否则爷爷宁可自己少吃些，或者专为它们开小灶煮点面条。遇上这样的主人，绝对是小白和奶牛的福气。有这样的爷爷，绝对是我和藕妹的幸福——现在网上不是说会养宠物的男人最有爱吗？

幸福一直被嫉妒，爷爷的病情宛如晴空霹雳，给了这个家沉重一击。母亲说，养病期间，小白和他形影不离，那时它已经变成老白了，爷爷唤之“白娃”，仿佛它是一个人。爷爷辞世后，我赶回家，白娃一下子老得不成样，毛色暗淡，脱落甚多，而且瘦得皮包骨头，浑不知从前之健硕，见到我也不亲热，摇摇尾巴就远远躲开。我心疼地拿块肉塞到它嘴边，它只是闻闻，然后站起来有气无力的缓步而去。

没几天，母亲在小白的窝里发现它的尸体，一家人惋惜不已。从此，奶牛形单影只，告别王子一般的生活，靠奶奶照料。一年不到，未知何故不能便溺而亡。爷爷的宠物时代至此终结，它们继续生活在每位家人的记忆里，永远快乐。

投稿邮箱
hnrbbyfb@sina.com

编者

11月1日至7日，由储福金、丁庆中等多位知名作家组成的采风团到海南参加“文学名家谧境保亭体验行”活动，深入保亭腹地采风，并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和视角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挖掘保亭的风物人情。

编者

保亭：神性与诗意

■ 丁庆中

颠簸的山路，巴士喘息着行进。一条没有尽头的水泥路。数不尽的弯，弯去又弯回。上坡下坡，下坡上坡。折叠着重复着。那里的门敞开着，站在门边的，那些身姿，那些椰子树、槟榔树、芒果树、榕树和橡胶树。飞舞的鸟雀，聘的鸭鹅。

那条路虽然狭窄，却能从寂寥之夜，到达喧嚣的白昼。那也是我的必经之路。这扇门早已打开。在黎族人和苗族人的歌舞中，在山栏酒迷人的香气里，我已到达和深入。

你的门是竹编、藤编、草编，或者是槟榔木而制。依次敞开，多么明朗。一双双眼睛，一片片叶子，一朵朵花。时间的利刃，分明刻上强烈的渴求，更大更高更宽的门，让一切自然地流入。变更，有着更深奥的意寓，那不易破解之谜。除了光色、气息和声音的表达，不会更确切。

你那些门，进出自由。风，兽，鸟，虫。山谷的林带里的畜群，草地上的鸡，湖中的鸭鹅。

在白天和黑夜独行，无形的时间侵蚀着生命。有力的手，用力地抻拉，将黑夜和白昼弯制出巨大的拱形之门。来了，更多的物种。确切地表达，直抒胸臆。朴质且虔诚，饱满且坚实。握着强烈的籽，新鲜的卵排列着。

母系的门，那远去的文身的背影，织物上的花边，中心的蛙形图案。从而阐述了爱的广阔和辽远。

从你的门里流逝的日月星辰，鸣叫的鸟从林中划过，如此之快，霎时不知去向。

深夜，我在你的门里，在白色的床上，帷帐已经落下。你已将我容纳，可是我久久不能睡去。在你银饰的门里。在这里，从黑夜窄路上漫步，钻进白昼的山谷。一扇一扇一扇，那些门中

的叶，盛宴的桌案，刚摘下的椰果和菠萝蜜果。到血液，到骨髓，到思想的根部。刀耕火种，就是让那些新鲜的气味溅出，到每一张脸上，袭入肺腑，浸润肢体。

你的门，各式各样的门。用门来展示自己的胆识和力量，拼接上古老的图腾，散发着强烈神性气息的纹痕。用你的手，用你的头，用你的脚，用你的胸膛，抻拉出一个民族的繁盛，使之永不湮灭。

2

沿着木板小径到达田野。稻谷在昨天已经成熟并收割。在收割的谷茬上，又长出了新的稻苗。在靠近木径的左边，那个黎族农妇，正用提桶给菜地洒水。在她的身下，是流动的泉水。

田园的左边，是一条水泥路。一排三层楼房。这是现代黎族人和苗族人的安居之所。在屋舍的前面，是往日的池塘、鸡鸭和狗。在这里，所有的布局，那些格式，似乎就连语气也有所变更。这些村落，这些人，将以新的面孔展露：现代文明。

在这里还展示着黎族人往日的茅屋。用槟榔木和茅草所搭建的屋顶，用木棍扎起的墙壁。地面潮湿阴暗。

我在陋屋，透过窗子，举眼望去。那一座山，多么像一个挑夫的暗影。一个挑夫，还在用那么久远的扁担。我望着他，他似乎没有看见我，低头与我擦肩而过。他挑着担子渐渐远去，在拐弯处，树木遮挡了他的影子。

布隆塞之夜，燃烧的篝火，不尽的欢歌。夜的篝火将天空照亮。让我们相邀，与群山和丛林，阿哥阿妹们手牵

手跳一曲黎族苗族之舞。

篝火在燃烧，篝火越燃越旺。在这个山谷，就让我们放纵自己吧。

这是一间别有格调的民宿。

窗外是树林和田野，一条水泥路消失在拐角处，被树林遮掩。一辆大挖掘机吭哧着前行着，在一个陡坡。过后，一切便平静下来。

现在，夜之门刚刚洞开，那一束亮光，和四溅的火星。

那些土地并不因为狭小而限制你的想象力，凸形的山体和凹形的山谷。夜，使铁石也变得柔软。这样，使我们肆意地舒展思想的四肢。大脑和肌骨共同发达，随着椰乌吹奏，敲响古老的木琴。我在读你的声音，那些带有韵脚的字，就像蝴蝶扑打着双翅，在空中徘徊，就像天使，缓缓落在我眼前，边舞边唱。这声音就是你的门，那么敞亮，那么通达。

一声鸡啼，天亮了。

3

峡谷里的思想者，独木器具艺人。就是要解开那些谜团，在山谷缠绕多年丝丝缕缕的雾霭与从山缝里裸露出的阳光，恶狠狠的刺竹和香甜肥硕的菠萝蜜果，你刚毅的神情。用你的细指，指肚，精灵之手，完成一个完美的雕刻。

你曾经制造过独木船，在展览馆摆放。你一直想象，划着它，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。在湍急的水中，一直到大海的波涛之中。你在山谷里的家，乱糟糟的独木器具摆满了屋子，并落满了尘埃。

你曾经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就读过四年。之后，你归来了，你从梦境

里走出，到生你养你的黎村，那些山与溪水，你的父亲母亲。你在墙上绘制黎族的图腾，那些并行的和交合在一起的线条。你坐于陋屋，用刻刀，精心地雕刻你梦中的情景。那些根形之物，就像你的手指，你的肋骨，和你大血管的脉络的呈现。你在杂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似乎带着一丝羞赧，你所托起的，仿佛是一件件圣器。都拿出来，那一件件得过奖的作品，已经落满了尘埃，岁月的风尘，往日的荣耀已经褪色。

4

我躺在床上，谷皮填充的枕头很舒适。

夜门又一次洞开，给我一对羽翼，朝着山顶的树，它已经在这儿站立了千年。随之我落在它的枝权上，听着夜风的游动，听它诉说神的孤独。

风停了。催眠的仙气使我入睡。众神并不会安歇，却没有惊扰我的梦。这一夜睡得如此深沉，此生，没有哪个夜与此夜相比。湖中的鱼儿也安静下来。当我醒来，天亮了。我拉开窗帘，看神玉湖的样子。

早晨，神玉岛和神玉湖一起睁开了眼眸。白雾茫茫的水面，远处的山也被薄雾包裹。芭蕉林左边是低语声，右边是椰树上的鸟鸣。自湖面上飘来，时隐时现的水声。我坐在窗外的茶案旁喝茶。藤编的摇椅，白色的浴缸。黑白两色的围棋。在木篱之外，花园里的芭蕉树已经长大。那些高高的椰树和棕榈树。听芭蕉展翅的声音，看眼前的山水之色。此刻，7点10分，左边的山还有些暗，而右边的山尖，那丛林，已经被太阳熏染。

之后，太阳升起，点燃了湖水，照亮群山岛屿。

(丁庆中，国内实力派作家之一，写作风格独特。)

■ 风物写意

茯苓霜

■ 王吴军

读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一书，看到在第六十回看到了茯苓霜这种药：“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，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，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，又笑道：‘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，谁知这五日一班，竟偏冷淡，一个外财没发。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，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。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，你哥哥分了这些。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，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，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……’

其实，茯苓霜就是碾碎的白茯苓的粉末，不过，看来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是懂得医道的，他在《红楼梦》里详细介绍了茯苓霜来历和服法。

说起茯苓霜，就不能不说茯苓这味中药。

茯苓又名伏灵、松苓、伏菟，是多孔菌科寄生植物茯苓的菌核，常常寄生在植物赤松或马尾松根部，唐朝诗人李商隐写过“碧松之下茯苓多”的诗句。依附于松根而生者称为茯苓，抱附于松根而生者称为茯神。不过，虽然《红楼梦》说茯苓霜是广东的官员进献的礼品，但是，茯苓的主产地却不在广东，而在云南、湖北、安徽、贵州、四川等地，云南所产的茯苓最好，称为云苓。茯苓有滋补和健脾的功能，而用白茯苓制成的茯苓霜又是茯苓的精华，其作用就更好了，所以，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广东的官员们才会不远千里把茯苓霜送给贾府的女子，但是，贾府的那些女子喜欢茯苓霜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滋补和健脾的功能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美容作用也非常强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一书里，还写到了茯苓霜被盗的事情。其实，这是《红楼梦》里的一件错案，但是，单单从茯苓霜的美容作用来看，还是不错的，可以猜测，无论是年轻的宝钗、黛玉，还是年老的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，她们都是皮肤白皙细腻，或许就是因为经常食用茯苓霜的原因。

的确，茯苓有健脾祛湿的作用，能使皮肤更白皙更细腻。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就说常吃茯苓可以面若处子，意思是说经常吃茯苓可以让容颜像妙龄女孩的皮肤一样白皙、光滑。清朝的慈禧太后是一个爱美的女人，即使到了晚年，慈禧依然喜欢吃茯苓饼这种小点心，所谓茯苓饼，就是用茯苓细粉、米粉、白糖各等份，加水适量，调成糊状，再以微火在平锅里烙成的极薄的饼子。

清朝的慈禧太后喜欢吃茯苓做的饼子，就是想借助茯苓的肌肤润泽、延缓衰老的功能，让自己永远年轻漂亮。据说，茯苓饼还是香山法海寺的老方丈向慈禧推荐的，老方丈向慈禧奉献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圆饼数枚，告诉她：“人生在世不求仙，五谷百草保平安。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所制，名曰‘茯苓饼’，有养生健身之功效。”从此，慈禧经常吃茯苓饼，她的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。

中医古籍中有茯苓露的炮制方法，是将鲜茯苓取皮，磨浆，晒成白色的粉末。这种白色的茯苓粉末俏生生色如白霜，质地细腻，因而得名“茯苓霜”，《红楼梦》中说它是“怪俊的白霜儿”，真是生动逼真。

《红楼梦》里写到的广东官员到京城荣国府想见贾政所带的三篓茯苓霜，是给贾政送礼。贾政是皇恩赐的工部员外郎的官职，管着国家的工程，是个肥缺，外地的官员想揽一些工程，就要送礼孝敬贾政，当时，茯苓霜是稀罕物，所以，广东的官员就带了三篓茯苓霜到贾府。这一节曹雪芹写得很有意思，原来柳家的她哥柳才是荣国府的门官，广东官员送的茯苓霜，他得到一大包，于是他媳妇分出一小包给了柳家的。茯苓霜用滚水冲饮大补，柳家的女儿身体虚弱，正好可以享用。然而，接下来就是因为一包茯苓霜，弄得整个大观园沸沸扬扬，直到后来抄检大观园撵出司棋赶走晴雯，都跟茯苓霜有关。

还有一种牛奶茯苓霜，做法是先在笼屉上铺一块干净的纱布，然后把选好的茯苓放在纱布上，隔水蒸半个小时，把蒸好的茯苓和牛奶一起倒进搅拌机打碎，倒进砂锅用大火烧开，稍微冷却后，加入适量的蜂蜜就可以了。牛奶茯苓霜奶香浓郁，香滑细腻，日常吃上一碗，既饱了口福，又有美容和养生之效，真是一举三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

《五彩家园》(国画) 蒙发祥 作

亭楼下的谧境

■ 王童

攀上乔木树尖
椰子果天雨散花
那歌声遗在乡间小路

三

翠绿的湖
神玉的岛
雾霭袅娜聚合
山峦婉转曲迎
栈桥通向迷津
涟漪中的白塔叠影幢幢
寿星佬在长乐宫恭接水上而来

客

那神秘的星空
那沉醉的眼睑
透出月色的抖动
娴女轻盈的秀足
山间鹧鸪喉鸣的回音
草房茅屋里的文房四宝
品茗茶叙吟诗作画
波墨出山色凌空
书写出上善若水
保亭是一座遮天盖地的长亭
亭下是这样的阒静
亭下有一处超然的谧境
保亭的亭楼下藏着繁盛的闹市

市

(王童，作家，北京东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作品多次获奖。)

可能。

坐下来，静下心来看眼前之景，这里水光映着树草之色，映着山色，映着天色，格外明净，这一片山中，只有我们，再无其他游人，格外幽静。这是一块没有开拓的景区，青山环抱，从茂密林，溪口流泻，一切自自然然，毫无人工之雕琢与堆积，是城市人很难看到的美景，并不比那些有名的景致差了多少。

一恍惚，再看那边水面上出现了一只鹅，生得甚是奇特，看壮硕的体型不像是野生的，但它从长长的嘴到半截额上都是纯黑的，不同于家鹅。它伸长脖子叫了一两声，像是召唤着同伴，却又不见草丛边走出另外的鹅。这鹅悠然自在地迈着小步，并不在意有人注视着它。它站在崖边浅水上，环着长颈在翅膀处搓揉，感觉那水流得更清，更缓，更明亮。此山，此水，此鹅，还有那看而未看全可以想象的小瀑布，在我观赏的心境中，呈现着难得的景象。

回去再经过农田，听到了一阵音乐，乐声悠悠扬扬，落进那瀑布中。人生所安，于安中得心、得静、得乐、得欣赏。这也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所安。

(储福金，作家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获庄重文文学奖、小说选刊年度大奖、金短篇奖、紫金山文学奖等。)

仙龙瀑布

■ 储福金

没有看到靠近有相近的树啊。忘了问一问了。

走了一段路，又看到一棵长得很高的树，只是树干细了一点，以为也是母生树，当地人说是小叶桉。桉树是大家熟悉的，听说桉树生长力强，往往会把周围土地的水分与养分都独占，旁边的植物就衰了，不过眼下看到小叶桉旁边的树与草，依然是一片翠绿。